

文廷式词学思想探论

Study on Wen Ting - shi's Thoughts in His Ci - poem

陆有富

LU You - fu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071)

[摘要]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其词作追步苏辛的风格为历来词论家所认同,然对于其词学思想,我们始终未能窥其全貌,笔者今从文廷式随笔、随录、笔记、日记等著作中辑出其论词之吉光片羽,加以文廷式《云起轩词自序》及施蛰存先生辑录之《纯常子词话》,并结合其《云气轩词》来略窥文氏词学思想之全貌。文氏论词力斥柔靡,济以豪宕;在创作上,主张步武苏辛,多元并融,其词学宗尚与以“清季四大家”为中坚的临桂词派卓然相异,自成一家。

[关键词]文廷式;词学思想;临桂词派;审音守律

[中图分类号]I 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9)03-0064-05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n Tingshi creates a separate school, whose ci-poem pursues style of Su Shi and Xin Qiji. To his view of ci-poem, we fail to see the whole all the time, now we can compile out the precious data from Wen-tingshi's casual literary note, notes, diary etc.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combine preface of his ci-poem and his comment on ci-poem which compiled by Shi-zhi cun to see the whole view of ci-poem. From the criticizing on school of Zhe-xi and Chang-zhou, we can clearly see his view on ci-poem.

Key words: Wen Tingshi; View of ci-poem; School of lin-gui; Emphasis on rhythm

文廷式(一八五六—一九〇四),字道希,亦作道羲,号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芑德,江西萍乡人。生于广东潮州,少长岭南,后为陈澧入室弟子,菊坡精舍高材生,珍妃之师。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进士,授编修。二十年大考,帝拔为一等第一名,擢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文氏有救世之志,抗直敢言。甲午中日之战,极力主战,上疏请罢慈禧“寿典”,奏劾李鸿章畏葸误国。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秋,襄赞康南海发起强学会,支持光绪帝亲政,被慈禧革职,驱逐出京。戊戌事变,几遭不测,亡命日本,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暮春归国,后寄情文酒,沉沦憔悴以终。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合称“四大公车”。文氏博学强识,尤工于词,有苏、辛遗风,又不乏秾丽婉约,于清代浙西、常州两派之外,独树一帜,诗名亦著。著有《云起轩词》、《罗霄山人醉语》、《纯常子枝语》等。文廷式十五岁学词,晚年自言“三十年来,涉猎百家”,

“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云起轩词钞序》)。在晚清词坛上,文廷式词自成一家,朱孝臧称其“拔戟异军成特起,非关词派有西江,兀傲故难双。”^[1]今从文廷式随笔、随录、笔记、日记等著作中辑出其论词之吉光片羽,并结合其《云起轩词》以窥文廷式词学思想之全貌。

力斥柔靡,济以豪宕

自浙西词派兴起之后,其宗法南宋的词学主张在词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词学推尊南宋抑或崇尚北宋贯穿于整个清代词史。文廷式在其《云起轩词序》(光绪壬寅十二月)亦针对南宋词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之:其声多啾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2]

[收稿日期]2008-07-30

[作者简介]陆有富(1983~),男,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认为词至南宋达到了极盛的程度,但同时已露出了衰敝、消歇之消息。其极盛是指南宋乾道、淳熙时期出现了辛弃疾、姜夔所代表的不同风格的大家;其渐衰则是指当时社会所流行的娱乐柔靡的颓唐之风,以坊间流行的《草堂诗余》和陈元龙所注之《片玉集》为代表。接着文氏从意格、审律用字的角度总结了南宋词渐衰之原因。乾道、淳熙时期,为满足声色之娱而编选的《草堂诗余》等词选、词集所收大多为“声多啾缓,意多柔靡”之词,其恪守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用字浮华,动“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而“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最终流于柔弱、溺于淫靡。故“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2]

在其《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二月十九日》(1888年3月日,作者按)里,文氏曾说:“重阅《绝妙好词》,觉南宋人词亦颇有习气。近人不善学之,颇足厌也。”^{[3]P1125}《绝妙好词》为南宋周密所选,陈匪石《声执》云:“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纯乎南宋之总集。”^{[4]P4958}又云:“盖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观所选于湖、稼轩之词,可以概见。”^{[4]P4958}其风格正如清人焦循《雕菰楼词话》中所言:“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润腻而已。”^{[4]P1494}文氏阅后不喜其词,觉其“颇有习气”,可见文氏是十分反对南宋绮软柔靡的游戏之词的。鉴于此,文廷式旗帜鲜明表达了对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的看法:

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谬?^[2]

《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了南宋人的词作,其中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姜夔、张炎等人的词作数量居于前列,以此来标举其“雅正”的词学理论,但朱氏并非排斥南唐北宋诸家,《词综》亦入选北宋名家名作,他还曾多次提出小令应学习南唐北宋,可见浙西创派时宗法南宋,但并不一味排斥南唐北宋,取径亦客观宏通。焦循在《雕菰楼词话》中指出:“南宋人词,不尽草窗一派也。近世朱彝尊所选《词综》,规步草窗,学者不复周览全集,而宋词选为朱氏之词矣。”^{[4]P1494}但文氏借反对南宋词之绮软柔靡而对《词综》进行批评,称其“意旨枯寂”,缺乏辛刘那样的磊落抑塞、真气百倍之作。究其原因,则是浙派中后期取径偏狭,独尊姜张,排斥辛刘,“以二窗为祖

祢,视辛刘若仇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氏意图介入辛刘之豪健来扫除词坛柔靡之旨,提倡稼轩之风,意在力扫枯寂,进而以浙西词派为鹄的,对其进行批评。当然,这还与其所生存之时代背景和个人之际遇密切相关。

此外,对于不受浙西词派牢笼的词人,文氏基本上持肯定之态度:

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蒋鹿潭有深沉之思;成容若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皋文具子澹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离方罫者也。^[2]

这里虽然对纳兰性德、张惠言有微贬之意,但他们都游离于浙西之外,自具面目,自成风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贞吉之“俊爽”,蒋春霖之“深沉”,冯延巳之沉郁,苏东坡之豪旷,皆是文氏所推崇的。此外,他还对常州词派周济所推崇的周邦彦之词颇有微言,认为其缺乏“风人之旨”。在《纯常子枝语》卷十一中,他说道:“周美成词柔靡特甚,虽极工致,而风人之旨尚微。”^[5]

在其创作中,文廷式亦与自己的词论主张相契,其部分词作雄宕激越,直逼苏辛。在其日记、笔记中,他记载道:

车中得《贺新郎》词一首:别拟《西洲曲》……此词拟苏,窃自谓有数分肖之也。(《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二月二十八日)^{[3]P1116}

明初崔子璠著《崔丞相全录》卷二:公尝题剑阁云……按:此词为《水调歌头》,词旨高朗,是稼轩一派。^{[3]P782}(《琴风余谭》)

阅《汪梅村诗词集》,于咸丰、同治间事颇有见闻,惜才分稍隘,未足抒其胸臆耳;词笔尤近粗率。^{[3]P1122}(《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

晚归得家信;又实甫弟见寄《念奴娇》词一首,笔意壮阔。^{[3]P1164}(《东游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可以看出文氏极喜命意深沉、豪阔沉郁、直抒胸臆的作品,其创作实践已证明了他的主张。其《鹧鸪天·即事》(腊鼓声中醉一杯),龙榆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评曰:“此首亦极似稼轩”;^[6]《鹧鸪天·赠友》叶遐菴先生评之云:“神似稼轩”;^[6]《齐天乐·秋荷》(几时不到横塘路),龙榆生《云起轩词评校

补编》评曰：“此首亦神似稼轩”；^[6]《永遇乐·秋草》(落日幽州)王澐手批《云起轩词钞》评曰：“此作极以曹珂雪《和竹鬯雁门关》一首，其用意、用笔，各有独到处，后遍源出稼轩”；^[6]《贺新郎》(别拟西洲曲)叶恭绰《广篋中词》评曰：“何减东坡乳燕飞华屋”；龙榆生亦评曰：“先生极自喜此词，谓颇得东坡之神，盖由乳燕飞华屋脱胎也”^[6](《云起轩词评校补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氏以辛词为宗的词学趣尚的一致性，他所追求的是苏辛一派豪阔的气势和苏辛诗化之词于超迈豪宕之中仍具一种曲折含蕴之美的独特的美感特质。王煜《清十一家词钞》之《云起轩词钞》小序中说道：“宗法东坡，逼真神骨，可谓千百年来学苏者唯一人。大抵模拟苏辛最为难事，辛才大学之不易，苏品高学之不能。芸阁有成，殆亦有稟赋相近也。”文廷式主张排斥柔靡之作，济以豪宕之风，这与其当时词坛、生活环境、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他拈出浙西词派作为批评对象，并猛烈抨击，认为其“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一概否定其理论主张，未免失之武断，毕竟浙西词派是清代居于词坛主流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广的词学流派，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多元并蓄，自出手眼

在救弊补偏意识的前提下，文氏主张布武苏辛，尽传胸臆；与此同时，他还转益多师，形成了其风格多样性的特征。诚如胡先骕评文氏词云：“意气鹰发，笔力横姿，诚可上拟苏辛，俯视龙洲。其令词秾丽婉约，则又直入《花间》之室。盖其风格迥上，并世罕睹，故不从时贤之后、局促于南宋诸家范围之内，诚如所谓美矣善矣！”^[7]其创作如此，其词论观亦如是。

由于时代风会的激荡，使得善感的词人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之当时词坛之风气，文廷式之“离于方罫”和“不尚苟同”的创作原则应然而生，他主张“写其胸臆”“率尔而作”，从性情、学问、气韵来再现苏辛词之风貌。文廷式在追步苏辛的同时，能摒弃晚清词坛的门户之见，主张多元并存，兼收并蓄。文氏与晚清四大家同辈，四家作为一个群体流派，词学宗法虽崇尚有别，但他们互相切磋唱和，共同校刻词集，影响晚清词坛风气，自成一派。创作上，王鹏运词境较为开阔；朱祖谋早年为诗，后弃而为词，勤探孤造，用力深透；郑文焯精于音律，风格清峭；况周

颐崇尚性灵，法度绵密，文氏于此却能兼容并学，卓然自立，开径独行，其识见魄力，由此而知。文廷式曾言：“余于斯道，无能为役，而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三十年来，涉猎百家，权较利病，论其得失，亦非扞籥而谈矣。”^[2]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拘一格的立场。文廷式之词学观泯除门户之见，多元并蓄，上至南唐北宋，下到有清一代，以其客观宏同的态度对其有所取法，并强调在“论韵遵律”之外，还要济以“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这样才能使得词作浑脱浏漓，气象颖异，而不至流于偏涩之调。

从文氏对浙西词派进行批评的信息中，我们隐约看出文氏对姜夔并没有竭力反对，王澐手批《云起轩词钞》评其《八归·答子培沈刑部见赠之作》(洪流带郭)曰：“合石帚、片玉为一手。”从其他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知他对白石还是情有独钟的：

久不填慢词。夜雨空江，寂寥无寐，拈《庆宫春》调，依谱一首。姜白石曾赋此阙，云过句涂稿乃定，无益而不能自己。余作诗文素不属稿，才不逮白石而又粗率如此，宜其不工也，聊以寄意而已。^[3]P148(《南轺日记》光绪十九年癸巳七月二十九)

茗雪行吟鬓已华，淮南皓月梦魂赊。桃溪久住因何事，记否凌霄数点花？^[3]P1364(《诗录·姜白石集》)

《侧犯》咏梅用白石道人咏芍药韵^[6](《云起轩词钞》)

文氏还赞扬顾太清“文笔清丽”，而欲“访其全集阅之”，是因为“伯希祭酒以为国朝词人专学《花间集》而神似者，太清一人而已。”^[3]P795(《琴风余谭》)而文氏自己拟唐人的九首作品，可谓深得《花间》之韵。其部分令词秾丽纤柔，直造花间之室。如其《菩萨蛮》(帘波轻漾屏山悄)一词，胡先骕评曰：“置之温助教(温庭筠)集中，可乱楮叶。”我们来看其几首词作：

锦衾梦断闻啼鸟。此际觉春寒，绣罗衣恁单。幽兰凝露重，江远萼花共。愁极夜如年，静看垆上烟。(菩萨蛮)

其遣词用语、词境布置，结构声韵酷类温韦，真可谓直入《花间》之室。《菩萨蛮》(情深不惜明珰解)词，王澐评曰：“秾缛似唐人”。^[6]此外其词《河传》(宵静)，王澐手批《云起轩词钞》评曰：“态浓意

愿远,直造温韦之室”。^[6]由此可见文氏学步花间,真能得其神髓。此外,他还向秦少游、李清照等宋代名家学习。其日记中记载:

夜拟秦少游词,得《满庭芳》一首云云,此词微具北宋体。^{[3]P1129}(《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6月7日)

阅李清照《漱玉词》,拟作《点绛唇》一首云云。^{[3]P1113}(《旋乡日记》光绪十二年8月16日)

文氏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可见其染指词学范围之广。朱庸斋《分春馆词话》曾评曰:“其《云起轩词》以苏辛为风骨,而参以白石之幽峭,时复以同光体诗法为词,更见兀傲挺拔。”^{[8]P1183}又说:“清中叶以后,词家多谈姜张,而少及苏辛。至文廷式出,以其俊逸、豪宕之笔始为苏辛一派吐气。文氏学苏辛,不似阳羨诸公,无一毫叫嚣浮滑陋习。盖从骨骼处学苏,沉痛处学辛也。然其长调亦有取法白石者,时亦有周秦之情调。论者或讥其驳杂不纯,庸非偏谬。”^{[8]P1183}夏敬观《映庵词评》曰:“清季能为东坡、片玉、碧山之词者,吾于先生无间焉。”^{[8]P604}朱、夏此评确为的论。文廷式在当时词坛背景下不为风气牢笼,其词作有苏辛之豪旷,有花间之秾丽,有白石之幽峭,亦有周李之情韵,可见其融汇之功力,能经纬古今却又能自铸面目,真正形成了“气象与人不同处”^①的不拘一体,多元并融的风格。

临桂之外,卓然一家

晚清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将清词分为三期,继前期之浙西词派、阳羨词派和中期之常州词派之后,便是第三期以王鹏运为首的“桂派”,他说:

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菴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徐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4]P4908}

此派王鹏运、况周颐均为广西临桂人,故而以“临桂”名之,同时蔡氏给与此派以很高的评价。临桂词派以“清季四家”为中坚力量,众多词家与之交游、切磋、唱和,声气相求,称盛一时。其词学渊源于

常州词派,王鹏运诸人曾受常州词派之影响,对常州派理论有所吸收,但他们在常派之外又能自具面目,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词学主张,影响清季词坛风气。其论词精于审音,严于持律,推举梦窗为典范,倡导重拙大,“转移风会,领袖时流”。^{[8]P604}然而与四大家同时的文廷式却能与临桂词派异军对垒,于清季词坛别树一帜。虽然文氏与临桂派王鹏运等人有所交往,且“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王鹏运)攻错处亦正不少”,^[9]但文氏词学思想却不为临桂所拘囿,俨然于临桂词派之外自成一家。

在审音持律方面,文廷式对当时只重音韵声律的风气提出批评。临桂词派严于守律,与戈载等吴中七子订明音韵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斤斤于音律,词论中多有论及。^{[10]P38-39}郑文焯撰《词源斟律》由声律而上升到对词乐的探讨;况周颐对音律宫调有深入的研究,故而词“多僻调”;^{[11]P2}朱祖谋乃有“律博士”之称,^{[12]P1501}可见其与严于审音守律有关。夏敬观《忍古楼词话》云:“近人词多极端趋向涩体,守律过严,病在沉晦。”^{[4]P4768}文廷式之“迩来作者虽众,论韵遵律,辙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2]多就此而发,意在重意崇势,振衰起弊。他反对时人斤斤计较于音律,这样会导致词作平庸少味,偏涩沉晦。文氏对音律亦十分精通,在其日记、笔记中曾多次论及音律之学:

日来因问策撰《乐律》一条,详览论家之书。则作乐之原,惟戴鄂士《音分古义》深明其所以然。至隋唐以后之乐,则先师陈兰甫先生《声律通考》,实能披郤导窍,非诸家所及。后世有欲振兴乐教者,据两书所言,参以声学之理。依咏和声之盛,或可得其百一乎?徐新田多沿凌次仲之误,谓律自律,而声自声。此不过如谈音韵者,谓喉舌齿牙五音,与字母不相涉耳。^{[3]P1148}(《南轺日记》癸巳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九)

刘融斋《四音定切》云:“阴声阳声之名,自元人定曲韵始有之,其实非有他也。彼所谓阴者类即清,所谓阳者类即浊而已。”冯班《钝吟杂录》不信周德清之论阴阳而曰:“字音乃有可阴可阳者,今制词者都不知。”余按张叔夏《词源·讴曲旨要》云:“哩字引浊啰字清,住乃哩啰顿。”又云:“清浊高下萦缕比。”是宋人歌词

已分清浊矣。^{[5]卷十三}

文氏对音律之学精通若此。而世人大多认为豪放词风之作者大都不解音律,李清照在其词论中亦指出:“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而文氏精辨古音,针对李清照此言指出“是坡老未尝不讲音律也”^{[3]P942}(《知过轩随录》),给李易安之说以有力的反驳。^②

此外,临桂词派标举梦窗词以转移一代风会,王鹏运与朱祖谋合校《梦窗词》,郑文焯对《梦窗词》也进行了多次批校,他们欲将梦窗词与“重拙大”理论联系起来,以破除梦窗词“凝涩晦昧”的风格,^{[4]P259}张源《词话》重新发掘和阐发梦窗词之价值。而文廷式在批评浙西词派时指出“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谬?”可见他反对祖祢二窗而忽视辛刘。钱仲联曾说:“逊清词坛,前有迦陵,后有芸阁,皆传稼轩法乳,又自出手眼。芸阁学人而志在改革政治,宏图不遂,幽愤以歿,其词遂得楚骚遗意。持比迦陵,自当突过。视并世诸贤,不越清真、梦窗雷池一步者,自亦迈往不屑。……可谓不囿于门户之见者。”^{[13]P161}明确指出了文廷式不越梦窗雷池一步,亦不为当时词坛风气所囿。纵观《云起轩词钞》,文氏虽转益多师,但

丝毫未有取径梦窗之意。由上可见,无论从审音守律上还是词法宗尚上,文氏之词论均与临桂有别。

从词作整体风格上来讲,文氏之词与晚清四大家风格迥异。陈锐《衰碧斋词话》曾言及清末诸家词的风格云:

王幼遐词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气胜者也。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朱古微词墨守一家之言,华实并茂,词场之宿将也。文道希词有稼轩、龙川之遗风,惟其敛才就范,故无流弊……况夔笙词,手眼不必甚高,字字铢两求合,其涉猎之精,非余子可及。^{[4]P4198}

陈锐与上述词人“投分极深,故能管窥及之”,^{[4]P4198}这里指出了文氏与其他词人的区别,其风格近于稼轩一体。钱仲联《梦苕盦诗话》云:“萍乡文芸阁廷式,以词名一代,其词气王神流,得稼轩之髓。于晚清王半塘、郑叔问、朱古微、况蕙风四家之外,别树一帜”^[14]。龙榆生言:“文氏所崇尚,盖在能借词体以发挥一己之热烈情感,而不欲拘拘于微茫不可知之律,以争一家之短长。”^[15]诸家所言文氏之词独标一帜,争一家之短长,便是指出文氏在晚清词坛上,戛戛独造,不随时流,不为临桂词派所囿,卓然自成一家。

[注 释]

①见陈声聪著《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论近代词绝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70页。其评《云起轩词》云:“坐看云起自披襟,流水鸣琴出大音。气象与人不同处,断非无病作呻吟。”

②文氏原文曰:“【上阙】读去声,世作‘哨’,或作‘涉’,皆非是。《苕溪渔隐丛话》载李易安论云: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今征之此注,是坡老未尝不讲音律也。”

[参考文献]

- [1]朱祖谋. 望江南·题云起轩词钞[A]. 朱祖谋. 彊村语业(卷三)[M].
- [2]陈乃乾. 清名家词·云起轩词·序[M]. 上海:开明书店,1937.
- [3]文廷式著,汪叔子编. 文廷式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4]唐圭璋. 词话丛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文廷式. 纯常子枝语[M].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重修增刻本.
- [6]龙榆生. 重校集评云起轩词[J]. 同声月刊,第二卷十二号
- [7]胡先骕. 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霞《半塘定稿》、《剩稿》[J] 学衡,第二十七期.
- [8]张璋. 历代词话续编[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 [9]叶恭綽. 广篋中词(卷二)·御选历代诗余·附[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10]卓清芬. 清末四大家词学及其词作研究[M].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 [11]沈曾植. 彊村校词图序[A]. 朱祖谋. 彊村丛书(第一册)[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2]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 [13]钱仲联. 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M]. 济南:齐鲁书社,1983.
- [14]钱仲联. 梦苕盦诗话[A]. 中央时事周报[N]. 1933-02-41.
- [15]龙榆生.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50.

[责任编辑:李春辉]